國朝文錄

寄庵先生文錄引

寄庵文鈔雲南劉大紳寄菴先生著雲南距京師萬里其文集傳於世者甚稀庚寅予假館龍泉石園楊蓉渚明府寄示寄庵送行序一篇其文浩浩瀚瀚純以神行詫為得未曾有今歲選三十家粗竟而意未饜因致書索其全集明府遂以此郵示且云寄庵已入名宦鄉賢祠為傳人矣蓋寄庵乾隆間進士三任山東縣令民情極愛戴而與上官多齟齬遂託病言歸以詩文鐫厲後學者踰二十年故去思鄉評兩地皆重今觀其集所存不多大都皆有為而作看似沖口而出縱手而成如風發泉流不可遏抑實則筆筆

有法字字有神味餘言中聲動節外殆醇焉而後肆者也因歎我國家輿圖廣大聲教遐宣雖窮壤荒陬人才正自不乏且惟所居地遠故能不爲時風衆勢所搖而一軌于正視近地諸公必排突前人以自表異者殊淺之乎爲丈夫矣其文序記居多而碑誌竟無一字豈平生宗仰蘇氏長于議論而不長于敘事歟抑修詞立誠不願諛墓中人以自凋歟今錄文爲二卷上高李祖陶識

劉寄庵先生文錄目錄

卷一

卷二

劉寄庵文錄卷一

雲南寧州劉大紳寄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鄧夢錫松

○上伯制軍書

十二月初九日、鄙州鍾牧到委巷中、宣示闕書、聘金俾大紳爲五華書院山長、當即再拜祗受、肅緘申謝、想蒙賜覽矣、惟是爾時感愧交并、詞意鄙拙、不盡所言、懼無以仰副大君子樂育羣才之至意、是以忘其忌諱、亟瀆視聽、冀敎誨焉、蓋聞書院之於學校、遞爲發興者也、三代後學校之敎不修、士之有志於學者、始相與擇勝

地立精舍。從事於學。而書院名焉。其後天下郡縣皆得立學。則有改書院爲學校者矣。又其後學校之名猶存。而實漸失。於是書院復興。子朱子衡州石鼓書院記。詳哉其言之矣。朱子曰。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已者。盍言之。是以常求燕閒淸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又曰。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學亂焉。所謂富哉言乎者。非耶。五華書院。肇自西林鄂文端公。其繼起而廣大之者。皆聖賢之徒。公相之選。擧三迤之士入於其中。延師課訓之。藏書有樓。寢息有室。脩膳之豐。膏火之裕。覘

中州大省有加焉是亦所以助學校之不及也然而士之來游其中者為學來乎為科舉來乎（一問分人殊然）其與子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與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今欲使來遊之士盡捐舊習相與深求古人設書院之意既無是師安得有是弟子而況如大紳之衰年廢學漫無短長者哉然大紳嘗考自有五華書院以來名臣碩彥學士大夫蓋無不出其中即以近時論若錢龍池少司馬李鶴峯中丞周立崖少廷尉錢南園副使葛荔邨方伯其最著者也彼其（李錢諸公之說亦如此若）時亦豈能不從事於科舉之學哉埘亦惟是即科舉之業以求聖（必另標講學之名亦是習氣）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己之分本末兼該內外交修

是以見用於世與徒事佔畢帖括者相去霄壤也是以諸公之所成就爲昆華洱蒼生氣色而爲之師者若前之孫潛邨先生後之張惕庵先生亦且至今蘇稱不朽也抑又聞之前明顧涇陽先生高忠憲公於應天書院講子朱子之學東林之名滿天下以社學應之者百餘年風未熄此亦子朱子所謂好古圖新之資能謹而存之者也今大人百世之師也惟望出其所學以授大紳使大紳得以遞授於弟子而皆得師焉則今日之五華書院與郡縣學校而並興當世有子朱子者其必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矣大紳謹上

今日書院之病與學校略同讀中間一段令人慚讀後一段又令人奮有是師自必有是弟子宜滇南文風蒸蒸日上

與袁蘇亭書

蘇亭足下、邇日承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按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為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

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稭三百萬紳以方收斂甦後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非困請為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倡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顧語之曰俟穀（只此二節可見平易近民民情無不得達矣）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遲緩徵矣急遴廉能吏代徵之至則新糧皆如期完矣因議徵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為數四五萬兩有奇揚言不足數即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古有此）（事今復見之）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去縣人聞之環

署泣罵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面諭止之紳是以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可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已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鄒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時已草創是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曹縣任內事同眾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斂鍰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

聞者、廷寄來滇送部引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我得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値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准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卒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册之許許暫移署靑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陞署同知固閒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値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淸河爲沿河鄰縣害又委紳査災査賑紳素（味謙退）無才能皆勉強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

以下盡九說數

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晰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西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遊數日始別去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

分三層寫出延請而後敍父母孝思不忘之情以見其

贖歸也延西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

乃有端民頑不可化者何也

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愧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嗜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於紳或以紳行事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卽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今天下之欲欺足下者豈少也哉敬質直布之足下幸賜覽焉月日紳不宜

不自明縣治之績而祇述東民不可解之情絕不矜張正自令人想味中庸言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先生則得民如此而總不獲乎上此先生之所以決意去而東人之所以不能解也至於治豈有譜哉平易近民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矣

○答客一

山東縣令劉子大紳之母。今年七十有六矣。紳於禮宜歸養。而令與獨子父母年七十以上者歸養。眾子、則父母非年八十以上不許。聖主之爲之制者。固如是。其仁之至而義之盡也。紳既不獲以歸養。請於是。病。於是以病自劾。客乃雜然並進而陳其說。或曰是負國恩也。劉子以謫戍臣輸金贖。而歸於田間。與編氓伍。一旦聖天子以大臣之薦。復故官。不及未塡溝壑。時爲 國家竭智能供奔走。而冀優游偃息以終其身。負 國恩矣。且失薦賢者旨。或

曰是失民望也民得有司而撫養之如赤子之乳哺於慈母也慈母舍赤子而去則乳哺絕而瀕於死矣良有司不思撫養其民而殺之不可知之代者屬詎知代之者之勝於我也耶民其謂之何此節是作意或曰是亦恐非賢母志也賢母無不望其子爲良有司以忠其上者故經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子之行也且男子之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父母志之矣劉子由是而牧守而監司則賢母爲牧守之母爲監司之母矣顧欲以縣令去乎劉子瞿然作而對曰紳之母不既老矣乎紳之身不既病矣乎且夫自愛其親者未有不愛人之親者也自愛其身者未有不愛人之身者也

浸暇而紳明日爲牧守又明日爲監司又明日而不止爲牧守監司而紳之母不能以老而返於壯且少也紳之身不能以病而臻於愈且健也且客亦知紳之爲縣令也幾何年矣紳亦嘗一日迎（一句刺心）吾母養於縣令之署否耶紳始筮仕爲乾隆癸卯之歲先一年辭吾母而謁選入也母年五十有八耳臨行母告紳曰汝好去若近得一小縣吾當來就養色甚喜也而紳謁選入得山東山東去雲南七八千里甚寒酷暑易中人又時方大祲饑莩之民枕籍道路紳不遑顧其私也越三年稔紳於是謀歸者至再至三乃得請歸而母年六十有六矣又三年而紳復任山東歸而母年七十有一

矣今遂不覺吾母之年已七十有六也方紳之再仕山東也以獲
告成軍臺幸
天子仁聖宰相賢念紳母老身且病許輸金以贖始得歸其前議
軍臺也紳母聞之惶恐憂泣不知所為初不意其繼之能歸也及
今
天子用大臣薦徵用紳母聞之而後喜可知也然母自念身已老
又憐紳且病諄諄以毋貪官職為戒而紳亦自恐無以報 國恩
且慰母氏也則抱病之官罔敢恤勞瘁蓋閱四月矣病轉甚思母
轉迫始不敢不以病自劾紳之志亦可哀也已人固有能三仕歷

七字作一句讀與前相應

十九年之久不得養其既老之母於縣令之署而尚不思歸於有病之日者乎古今有行之者則耕請從其後客乃默然而退而心終未之善也

客意三層甚嚴在己亦無以自解祇以母老不得迎養之故為主善於立言

○答客二

後數日客有復理前說者正襟危坐而讓紳曰子何言之妄也吾聞病者容不能自澤詞不能出諸口衣履不能與身相周旋呻吟牀褥寢食俱廢如是則可謂病者矣今吾視吾子皆反是意者其有所托而逃耶抑亦矯情沽名而為此耶且子獨不思吾　君若相若民之所以待子者何如耶吾意子之母年固老而未衰也劉子愀然不懌曰紳失怙人也幸母氏存焉耳母氏素有心怯之疾作則昏暈欲顛踣極臥一日或半日而後起紳之來也母舉止如平日而紳有兄今年五十有七歲有一子一孫一子已夭一孫又

入晉之論先管母疑

相繼亾兄痛子與孫母痛兄之痛子與孫紳以是信母之衰且老也夫人鼎鐘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紳之事吾父不可悔而追矣敢不歸事吾母使紳歸而吾母幸健如往日固紳之所願也紳又何望乎（又岗出下文）且吾固未知人子遠遊之悲也古之人仕於其國即之異邦亦百里千里間耳而夫子之言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朱子爲之申其說曰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欲親知已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嗚呼何其言之悲也今夫東南之相去者幾萬里矣一歲之中寄家書者或再至焉或一至焉或竟不至焉而春之所寄至必以夏夏之所寄至必以秋春

之所言無虞矣而未知夏之何如也夏之所言無虞矣而未知秋（細細中寫其悲）之何如也不得已則求之夢求之卜而顛倒無達占又未可據以爲信也不信則惑惑則懼矣夫人所恃以爲　國家宣力効勞者方寸間耳方寸苟亂豈復有濟紳之所以亟亟求歸非惟以慰母心亦欲以不負吾　君與吾民耳若夫人之生於天也有東西南（試答曰無病）北之異矣人之成於父母也有剛柔強弱之異矣予視吾之齒何如也髮何如也吾齒爲數三十有四今存者十有一耳髮則如此種種矣吾之目尙可用吾之耳慮鳴不已吾自知之而不能強人之知之也子又烏知吾之所謂病者爲眞乎不病者爲眞乎陸行

者車水行者舟夏之衣絺冬之衣裘不必其相同也不必其苟異也意之所適境之所安與爲終身焉已矣而何獨情沽名之爲歌曰瞻望親舍兮雲山萬里富貴何極兮不如其已吁嗟歸兮遠遊之子歌已客乃默默離席降階踧踖而退（與正詳危坐相應）

一念固結萬里遠遊備細寫來令人腸寸寸斷

送魏凜齋詩序

古卿大夫郊餞必歌詩。然不自爲詩也。蘇李河梁。乃有贈答。而或以爲後人假託。至建安七子以後。則風流相尚矣。歷唐至於今。離筵別酒。詩不成者。衆非笑之。此亦文質相嬗之一端也。然或不數日而流傳遍海內。或竟泯泯忘其姓字。則情文生與不生之異也。豐潤魏凜齋、筮仕青齊旣有年矣。忽而投劾。忽而報罷。忽而縣令忽而學官。卽余未嘗不惜其所遇之不淑也。今者將之定州矣。乃畱詩別諸相知者。而相知者。亦復爲詩以別之。欣羨之意。惋惜之聲。若規若譽。不一其體。而歸於惜斯人之去則一也。凜齋先大夫

耀庵先生官刑部時爭一獄不得卽乞假歸里
世宗皇帝聞而嘉之使復其所明良之時直道固自可行懍齋溘
按此對照妙
官有父風而卒以獲譴此無他大夫部官也於　天子近得行其
語極悲極前賢
忠懍齋縣令也縣令以抗直取罪上官往往不直聽其事必他爲
謂甚誠可以言　天子而不可言宰相即此意
之說以文致之非惟　天子不及知且使天下後世皆以爲所罪
之適當而鮮有知其致此之由者矣懍齋其亦可悲也已然懍齋
今且爲學官則又上視縣令矣縣令之難爲懍齋親嘗之顧懍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勿以昔之受制於人者而強縣令以難爲也懍齋於余爲同年友
且同官余既爲詩以贈復索余言弁諸贈言者之首因舉詩之所

末及者縷言之以復於凜齋猶是歌詩之意云爾若諸君子之詩則因情生文生卓然可傳於後世無俟贅言也嘉慶癸亥七夕後二日

中間指出縣令受挫之故令人髮指此先生所親嘗者故言之有餘憤也末又轉到願勿以學官頌縣令筆亦矯如游龍

王西臣先生詩集序

吾嘗過摶山飲龍水其山孤峭而峻潔其水淸激而瀠洄竊謂不（寫朱秋谷之詩）意泰岱河流之外別有是孕奇毓秀之區也而秋谷趙先生實生其間秋谷年少負異才有盛名於時未幾而坎坷終其身百世下猶爲悲之然當日新城王先生實以詩名奔走天下士天下士如百川之赴海衆星之從日無敢有異同者而秋谷必故爲齟齬之（此言自不可）長後生小子輕薄之習抑獨何耶悲秋谷遇者至欲躋秋谷於新城之上而秋谷所論詩旨至今人奉爲圭臬聲調譜一書且幾成一代之律令秋谷亦自有其不可及者在耶顧吾聞新城當日門

弟子半天下後進多倚之以成名而秋谷之弟子無聞焉吾仍以爲秋谷之遇可悲也而今乃見秋谷同里弟子王禹臣先生之詩禹臣之詩數十年來世亦無有知者王子子文始爲輯而選之將以傳於後使人知其淵源之自慰禹臣即以慰秋谷矣秋谷因圃有小樓背嶽面谷下臨方池松楸柏竹環之中可容三四人臥起飲食四壁皆蔭長薜荔如帷幔然吾嘗三宿其間輒想見秋谷人品詩境如是讀禹臣詩無以異焉信乎博山山水之鍾於人有足多者子文新城近裔其用心更非世俗所及知余故樂爲序之

通體以秋谷作主意致緊峭如讀秋谷之詩

陳鶴峯詩序

華山山之特立無偶者也綠秀峭拔於平原曠野烟雲水月之間則人相與異之矣鶴峯人之能振奇爲詩者也谿詠恬吟於摩肩（地與人對與特與無偶）擊轂爭名而利之場則人相與易之矣山以獨而名人以不同而晦則崇山之多幸而人之多不幸揣意是山前此千百年亦自湮沒不彰矣幸而有高人逸士詞客畫師紛紛然出其間歌詠之撫寫之而已大顯於世矣惜乎士固有不遇時耳自余待罪茲土朝夕與鶴峯遊而後知鶴峯之詩于佛山之雨大明湖之煙鶴峯之詩其併傳者自不朽矣抑余數數自滇來道出黔山重疊若華

此下又一意仍從山指點出來

者日千百過之不服問華非特以其獨也黔之山在馬足之下雖塒之旁未有不厭其偪且溷者假使當日位置於江天雲樹之外虛無縹緲之間則亦如海上神山至恐風引去耳然則士之能見重於天下者其又在若遠若近可望不可即之際乎鶴峯得之矣

徵妙可思中即寓說之之意

攷以一言徵諸異日

傑特之文出韓昌黎手不過如是

畢穌橋詩集序

人之詩有得春夏氣多者有得秋冬氣多者其爲人也席籍餘蔭驟登科第膴仕高年逸樂終身則其爲詩也如好鳥之爭鳴時花之競豔讀之使人歡此得於春夏氣多者然也其爲人也覊愁瞽思坎壈不遇周遭白眼寂寞青雲則其爲詩也蛩吟不足喻其哀雁唳無由通其志讀之使人悲此得於秋冬氣多者然也斯二者之所得皆天也所成皆人也東西分馳吳越兩家不可強而同也而其生平足跡之所經交遊之所及山川風月歌哭吟笑出入飲食夢覺醉醒亦若有氣數焉爲之感召其間前喁後于形奔影赴

此埋根脈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呼亦異矣余生平文字交稱莫逆者計八九人而止從未有得春夏氣多者而蘇橋爲尤甚子然一身飄泊數千里外數米而炊更衣而質極古今騷人詞客之所難堪爲詩雄壯淒清不主一格而商音羽調嘯鬼呼風大致皆子夜歌邊塞秋聲寡妻怨婦逐臣棄子志氣激發感動行路之什嗚呼可悲也古體五七言皆擅勝場近體則五言倍工於七言錄其佳者可爲蘇橋摘句圖與余交幾二年無一塵俗語挂齒牙間今歲夏秋之際晚蟬落葉迎涼送暑倡和殆無虛日讀其詩未嘗不悲其遇而又悲夫人之悲余遇也將毋蘇橋與余有觸以天者耶抑爲吾友

者大抵皆余一輩人蘇橋不與余友則其遇或不如是之可悲耶（設想翻倒之極）顧余見天下遇之可悲如蘇橋者不乏人而未聞有言之合於詩足為吾黨重毋乃空負此可悲之遇耶則蘇橋其亦可以無憾矣（仍復扶正與上遙相為倚伏）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夫知則稱矣惜乎其後也余與蘇橋及吾友八九人終不能無憾於（近有畢羅將叔伯父尋在湖北學幕）秋冬之氣所得為多也蘇橋姓畢名旦初貴州新水人嘉慶乙丑（作主人收為與賈筆一想是一家）秋七月二十六日在七十二泉之右謹序

懽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古今詩人大都不得於時者為多故其遇雖可悲而可悲之遇要不可負蔣心餘詩奇窮天不

負詩人即此意也至於氣類相感不期而然方望溪之于友朋亦有斯論

。柝編序

柝編者、吾友錢子芷汀先生巡檢楚呂堰時之所爲作也。擊柝、凡巡檢事也。柝編則非凡巡檢事、而先生巡檢呂堰事也。先生巡檢呂堰、爲嘉慶五年庚申十二月。楚俗固剽悍、而呂堰又當邪教猖熾蹂躪之後。井里凋殘、民不聊生。奸宄乘之、以劫奪爲耕耨、食人之食、衣人之衣。野殣路殍、相望如阜。先生既至、振恤貧羸、誅鋤強暴、安集孤弱。撫諭善良、饑者以飽、露者以廬、小人以畏、君子以安。於是有令、有議、有啓、有說、有謳、有吟。亦如柝之所爲橐橐焉、聲入耳。既乃正其本原、厚以學校、愛育長敎之、西京餘響、東周遺敎、洋

洋乎非僅柝之爲矣然先生一巡檢官耳諸所爲皆非可得爲者而竟托於柝以爲之無幾何以八年癸亥十二月去楚呂堰矣夫柝長夜間物所以止行人禁盜賊備非常之物也余每於宵靜夜闌獨坐不昧之時偶一聞焉若有會心不可名狀蓋樂甚而意彼

已聽之樂

人聽之惡並行安得不及乎其

爲盜賊爲非常者則必屏息踟蹰甚惡聞之而思有以去其人人

官

世心術時地之不同固不可強也而爲擊柝者單衣半飽蒙露披霜手戰口噤語莫能出周環往復不皇止息若惟恐吾人之不知而盜賊非常之卒至益其心獨苦其力獨勤矣然則幸其柝之不擊而無聲而因以去之可慨也已雖然有柝編在不聞於一驛一

時可聞於四海九州千百世之大且遠而先生又秘之而不使人知然則先生之析將止在咊第門庭閒雖牆外亦寂若乎試與先生過富貴顯者之家（極寫張皇妙想可思）問其鳴鐘伐鼓吹爲鯨鏗鼉振風雨馳驟者視擊析爲何如也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序

巡檢能爲析編以警覺聾聵可謂能舉其職矣而乃不得久於其職此先生之所以悲也後幅一氣湧出似正似譃洋洋乎盈耳哉

有泉堂詩文一覽編序

余既爲夢亭先生序和陶吟後一日先生復以一覽編見示歲暮天寒忍凍丹鉛得見先生自少而壯而老家庭散聚朋友離合山川登臨文酒讌會歡欣悲愁嬉笑怒罵萬變不齊一歸自然有魏晉而上神解（詩孫此境非發雜）無宋元以來習氣竊以爲此非劍南眉山白傅青蓮之詩而靖節之詩也抑非靖節之詩而夢亭之詩也蓋仍然和陶吟之雅製也而先生且時時過余卒移晷乃去或縱談千古或歷數平生磊磊落落不可一世對坐傾耳神移氣奪如病夫猝遇虎豹張皇失措如後生小子聆大師訓故不能出片語相問難然而

藹然如風雨之及乎物也暢然如久客之得所歸也蓋先生即偶爾言論皆文章流露況其裒然成巨冊者乎余於是欲爲先生序一覽編而先生且以漫與吟屬序先生論詩文以眞性情眞面目爲主其詳見於沈小崧詩序中與余平日旨趣相符合故謬以知言許余然余聞先生於詩文縱筆所之頃刻千萬言立就不加點既成即不復再視聽令子輩收拾開雕之而余則盡日夜力始成（尋檢先生文號）（其立就不加點令人想見其詩乃殆傾如見兩日噴薄下來以下亦引而）一藝改易者又數日夜不慊則焚棄之甘苦勞逸不同如此一再（存稿之論多矣）序之不已切乃不知慚乎且先生足跡幾遍天下久客公卿大夫間顧負氣不肯輕下人其豪舉則陳元龍之自臥床上臥客床下

也其浩歎則阮嗣宗之世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也然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大者固無愧張子房而木屑竹頭各得其用又何其類陶士行也以是所到人皆樂爲之主是故非漫與者讀一覽編歷歷見之而先生爲余言夙世固神仙中人又嘗言他日當皈依大雄氏聞吾鄉雞足山爲迦葉持佛衣待佛處即欲入山作老僧不可得則西湖閒有精舍將匾之曰湖山終老庵而寄跡焉今由漫與之說推之詩漫與也文漫與也少壯漫與也老漫與也交遊漫與也過不過漫與也漫假而將相漫與也漫假而乞丐漫與也僧漫與也佛漫與也神仙漫與也不僧不佛不仙無非漫與也即尋

此係何人乃爾耶此推重

讀與足之文佳處不在此

之爲是序也爲一覽編殿可也爲漫與吟弁可也爲入雞足山歸湖山終老庵送別贈言無不可也是皆漫與之說也夫漫與者又可以無漫與乎哉余是以繼和陶吟而序之也

神氣渾淪精力瀰滿稱心而言嗣響皆足

太華山錄序

奇情勃起

今人生而盲者目不知有太華山耳則知之長而跛者足不能至太華山心則至之咫尺之邇億萬之遙諷詠所及夢寐所通謂泰岱嵩高之有見孫也謂徂徠終南之有昆弟也謂天台雁宕之有友朋也謂點蒼雞足之有比鄰也不葷不朽不風雨移不丁娥從西南一隅巍然與中州並伊誰之力哉則昆明徐子勉齋輯太華

昧山此何尚欽命力

山古今人詩而錄之之力也夫天地以其清淑靈異之氣鍾於太華山不自今日始也太華山以其興雲蓄雨之能洩於人為履為笻為舟為輿為馬為僕從為賓客為樽為罍為酒為囊為瓢為詩

亦不自今日始也而勉齋今日乃以其嗜古之習好遊之學懷曩哲則如奉杖屨撫時賢則如共煙霞一輯之巳巳之秋再輯之庚午之夏三輯之辛未之秋今復四輯之丙子之春於是太華之山周荒之漢通之唐阻之宋棄之而明重啓之以大闢於我國家非夫人之力而及此歟太華山錄不可無勉齋猶之天地不可無太華山太華山不可無古今人詩也雖然勉齋力所及者其勿自今日止

如此鄰通者之才與上段相配

極力張皇文格在韓柳二公之間

。蕭孺人節孝編序

趙州孝廉薛龍谷先生繼室蕭孺人執節旣終旌閭表宅　恩榮泉壤矣令子翠復請於其知州事冰堂李公爲啟徵詩於是一時先生大人下逮末學小子如大紳韙相率爲詠歌以美其事旣成帙將付諸梓令子更屬余序其端余謂凡忠孝節烈之行之徵言於人也謂是稱人之言以爲重也卽人之有言也亦或謂言之足以爲重也余則以爲吾人之言藉忠孝節烈之行以重耳語云文所以載道又云詩須有爲而作夫道曰流行於天壤之間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其著焉者也躬行者歷險易始終而各成其是

則日星不能掩其光江岳不能爭其壽水火不能毀其成歲月不能消其數而經緯天地之文也立言者出於本然之善心闡其義暢其說雖糟粕土苴且如攀鱗附翼之聲施爛然矣斯編亦猶是也不然而以余見聞所及數百年之間無故而雕肝鏤腎禍棗災黎者日不啻數十萬言未幾而曾不得比於好鳥之聲時花之豔豈獨其精神才力之有所不足哉如余輩者亦可謂厚幸矣

妙論本堯峯先生文尤喜其一氣轉旋神不外散亦近堯峯

卽園續刻詩集序

卽園詩六卷余旣勸其鍥而序之矣今又鍥卷七八九十者卽園學日進詩日富貧兒食粥苦饑米貴鄰婦兵夫諸作置之三百篇中當在變風變雅之列杜少陵白香山一輩人乃優爲之張王而下恐未必辦此也（序詩前段已完此下另發一議）而或則曰惜哉卽園能爲古之詩不能爲時之詩也卽園固非甘心潦倒諸生中者其必將掇取科第盛仕朝廷爲國家有用材以展其所長也今時卽不專以詩取士然亦未嘗廢詩詩則非古之謂也（此何多姿先生之文不名一格）惜哉卽園惡是何言也今人入而肆見古之物若鼎彝敦槃刀劍琴硯圖書錦繡之屬必倍償値冀得之爲

快有贋作者必精愼辨析不使溷卽贋作者亦惟以古之物相欺飾不聞其假乎時也遊山林覽宮觀必徘徊俯仰古碑碣松柏間不遽去非是既而過之矣卽我輩交遊中見其言語步趨規倣古人者必不與市井庸衆一概周旋或至厭惡詈罵獨於詩顧取舍相反如是哉是何言也卽圜詩人其確守所自信勿以或之言爲行止也（結上二段）雖然卽圜之爲是也（下又拓開）其將止以自愉歟抑亦欲以是導天下而特先之歟吾聞昌黎韓子之求遇也其文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及其遇也天下靡然從之至於今未衰然則士之所以見重於天下後世者其亦有時存其間矣時乎時乎

豈吾與卽闓所能爲者乎。是必有任其責者矣。嘉慶戊寅冬至後一日臨安劉大紳序

以淺形深三層實一氣貫注

步華吟序

步華吟、雲州楊子丹山自名其詩集者也。窺其意、余甚愧焉。夫丹山固能自以詩見於世者也（爲後字作勢）。丹山性情懿質、學問精深、事親孝、交友信、謹出處、慎取與、近之者如飲醇醪、如親芝蘭、自醉自化、莫知其所以然。其爲詩也、不驚奇、不炫異、神氣靜穆、從容自適、觸景吟懷、體物言志、皆題目中所自有已（字意在筆先也）、特因而出之、益未有詩而先有詩人之理（探源於詩論不止）、故既有詩而適如詩人之旨、一切揣摩剽竊之習、視之蔑如也。五華固多詩人、丹山不足名一家耶。詩凡若干篇、皆余數年中所旬投者、彙爲一集、底於成矣。余何足言、五華亦何足言、然

余竊因丹山之言而謂讀詩之與遊山無二致也（一語開出異境）夫山峯嶺巖壑洞岫澗泉草木禽獸祠宇人家雲霞風雨霜露煙嵐寒暑陰晴坐臥行止朝昏閱歷境旣不一興亦屢遷分爲衆有合爲一山其得之於分者讀一詩似之其得之於合者讀全詩似之當其一邱一壑一樹一石之寓於目而會於心也俯仰徘徊若將止焉顧必窮探極覽而後已者遊山之情則然也終其身於一邱一壑一樹一石之間隘矣讀詩者由一句而一篇由一篇而全集其爲快意豈有異是耶（再與打破後壁）雖然山何盡詩亦何盡丹山今日之詩數年之詩耳固名山三百中之一山如五華者是已由是再數年則太華點蒼雞

足雪山矣更數十年則東岱西華中嵩南衡北恆矣進而不已蓬萊三神山崑崙五城十二樓吾烏測其所如哉子淵氏之言曰夫子步一步趨一趨夫子絕塵而奔回瞠乎其後矣則曰丹山馭風御氣以與造物者遊老夫直扶杖而觀爽足不前已矣步趨云乎（此處尤入化境他人縱有此解恐無此筆）哉抑余聞五華山頂時時有彩雲見昨之日其丹山詩之精氣所鍾耶余且得先睹之爲快矣

前言丹山能自爲詩不必步人中間因其有步華之名遂謂讀詩如遊山後更從華字擴而大之并從步字神而明之看似出奇無窮實則皆題中自有之義特非慧心不能悟入非能手不

不能寫出耳

戴雲帆詩文集序

（古今言者皆如是）

世有傳人然後有傳詩然後有傳文未有其人不能傳而其詩若文能傳者也然所謂傳人者不必其在崇爵高位也不必其在耆年碩望也即少壯處貧賤時而觀其岸然屹然不可變易之志行節操能自異於什伯眾人中即可以卜其他日之事業功名光廓廟而榮鄉閭此無他傳之者固自有本耳（其人如在目中文亦萃然高格）昆明戴子雲帆其人也初癸酉年余甫來五華雲帆年尚幼已能以詩文見旋以選拔第一入學使者顧南雅先生署中學遂大進擬魏科上第列清華讀中秘書雲帆分內事耳（入字可嘆）而一世人方且以其所習取其所識雲帆

竟不及先遇合豈造物者既生此可傳之人竟不能使之早傳耶抑亦傳不傳固不在此耶雲颿蚤失怙依人廡下生活顧能自力於學近彙其詩文集各一編質於余余既取其十數詩入五華諸詩存矣此更倍蓰之皆所謂性情既眞學問復不假者其必傳無疑也世不之重古薄今貴耳賤目之人余言出幾如蜀日粵雪而豈知予固於其詩若文信之尤於其人信之哉雲颿雖孤立能自貴重見當世有氣燄熏灼者輒睥睨之不齒人數而志行投合傾輸肝膽則一切利害禍福毀譽是非不足以搖其中而奪其外今編中詩若文可按也吾滇僻居天末素敦古處二三十年來漸染

風氣士率從隴斷墦間親受衣鉢以諛熟求苟合以褻爾取富貴
文激開而古皆亦激儒雅激於變來風氣而於禮時也
始猶慚作昏夜為之繼則白晝鳴得意且欲以其能移人而雲帆
得失此皆持之天行以歷數十百年不文變
之生適當其時此豈非造物者特以之拯陷溺之人心存幾希之
天理也哉今後輩為雲帆友者凡數人昆華蒼洱先正模範庶幾
復見之余不敢悉舉其姓氏滋世人忌且譖而姑於雲帆示其例
雲帆日月正長夕惕朝乾守此弗墜可傳固不止此聲應氣求遍
及海宇其可傳又豈僅雲帆與其友數人耶然則吾將何以譽之
其鶴乎異於雞羣矣而羣雞自如也其鳳乎附之者雖衆鳥皆能
傾倒至此文亦神絕
自異矣請以予言為左券

此文極贊雲帆之爲人而欲藉此以轉移風氣先生之傾倒極
而其感慨亦深矣

五華五子詩鈔序

五華五子詩鈔者、鈔太和李子郎園、雲州楊子丹山、呈貢戴子古邨、昆明戴子雲帆、楚雄池子籥庭之詩也。五華詩止於五子乎。曰不止也。然則何以鈔五子。曰以五子始也。五子詩、郎園最早成、古邨次之、丹山、雲帆又次之、籥庭乃在後、出遊太華山數日、歸而詩遂與四子並、曰五子不虛也。五子惟丹山旦夕住五華書樓西廊下。古邨賣藥市廛。雲帆、籥庭執經幕府。郎園則僑城北陶關園、築樓乞花移竹、嘯歌自適。然郎園、古邨、雲帆、籥庭、皆時時來五華、煮茗清談、移晷不倦、或吟箋詩筒、往來如織、故得概之以五華也。五

華居省會之中背枕陸山面臨昆水金馬嘶其東碧雞翔其西南則太華東南則七學士諸峯傑出雲漢間有樓高數丈憑闌撫檻攬梵宇之虛無收仙宮之縹緲數室廬之高下矚市井之參差此段寫山樓居勝而情致生與歐陽公有美堂記爭勝凡一切歌舞哭泣爭競馳逐之紛紜雜陳視螻蟻之趨腥蛆蜉蝣之悶朝夕何觸於外斯感於中文從情生其緣會起其爲補益固自然深詩人萃聚何可誣也玉予詩不襲一家郎圃古直蒼涼語多憤激而淒楚悱惻聞之者悟丹山樸質淳厚有理致以移易風俗扶持名教爲己任繁而不雜易而不俚古邨善言情幾欲以淚代筆以血代墨往往有酸風楚雨飛集紙上雲帆出風入選亦時

作聲銑和歌音節悲而壯哀而豪𤄃庭少年秀發奇情逸氣飈舉泉湧其為詩不同然皆能以醇摯之性情方正之學術鍛煉刻苦之精魄淬厲嚴毅之膽肝而歸於集義養氣樂道安貧質古之詩人則無疑俟後之詩人則不惑矣雖然五子中惟古邨絕意榮祿有隱焉之志四子則尚角藝文場進身科第而雲帆𤄃庭年皆未壯意氣尤銳際遇苟殊品格亦異所鈔固未足以域之要之有變境必無退步可信也故鈔詩自五子始也若夫由五子而什倍之再十倍之亦豈有止哉刻既成將以質於世之言詩者而先為序之郎園名於陽丹山名國翰古邨名淳雲帆名綱孫𤄃庭名生春

（樹緒到此可想見先生提倡之功末俗之開壇坫鳴風雅者對之當慚愧入地）

（撇殺闢在其內）

首二段安頓題面中間重寫五華勝概見其地有功於詩人又從五子詩格不同而轉到性情學術則無不同正襟誦之恍如身遊其地而晤其人可謂之大文章矣末結到五子詩有變境必無退步耿耿自信情尤有餘於言

相國伯玉亭先生入　覲祝　嘏送行詩序

弟子之於先生人臣之於天子其義一也以弟子之依戀先生則知人臣之依戀天子此何子太和諸人所以於我公玉亭先生將詣京師不迹其去而又不遲其行也我公之在滇也吏畏民懷遠來近悅十有六年矣今

聖天子御極二十有四年十月六日恭逢六旬

萬壽普天之下罔有內外遠邇莫不祝嵩呼惟恐或後而我公以總制協揆率先大臣入覲祝嘏此於周虞一歲一朝周五服各以其歲至之外特有此十年一遇之盛典曠古難逢者也聞我公之行

不後先之而攀留之私矣雖然太和諸子非他人比朝夕函丈左右不離倏而訓誨睽日月追隨阻山川身殊木石詎能無情其作爲詩歌也道別離之苦致思慕之殷宜也將以陳於我公而屬大紳爲序大紳之於我公猶諸子之於我公諸子之言無異大紳之言復何贅哉然嘗念古人之贈言於師友也不惟以情而必以義今我滇幸際　本朝隆郅之運

皇帝纘承

列聖咸五登三封疆大臣敬慎簡任前此如鄂文端公楊文定公尹文端公陳文恭公揆文奮武輯冠綏民僉曰宋之范韓唐之姚

衆不足道矣。將以躋之於周召伊傅之列。此其說是也。吾以爲待（命意絕尚。）我公而大之耳。聞我公之請覲也。 天子以我公大臣賢且老恐其馳驅道路也。徐來勿亟。溫諭諄諄。 天子之於我公。雖父子家人。豈復有過之者。然則魚水相得。言聽計從。固未有如我公今日（如此說。大有步驟。）者也。今夫蹈舞讙憘。侈符陳瑞。進介邪之威儀。揚上聖之休聲。錫賚則勒於鐘彝。褒嘉則編諸竹素。此羣臣之所有事也。若夫嘉謨嘉猷。正言正色。爲國家億萬年永永苞桑計。此則古大臣之事。不於我公。是屬而將誰屬哉。蓋聞古大臣之事君也無他道也。誠而已矣。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焉。唐宋以還。有大臣之道者。兩程子

子朱子而已兩程子朱子有大臣之道而無大臣之位之遇然其過闕上殿封事奏劄懇懇款款非唐虞三代之主不以責其君非唐虞三代之道不以陳於前求之范韓富歐幾姚宋則未矣今我公□□□如此深摯

旣有大臣之道而又有大臣之位之遇由是以進於周召伊傅之選之絕不指實事類譴過陳年零翦崑山又閣序相近所爲則程朱爲其難我公爲其易程朱爲其勞我公爲其逸矣鄙人私祝惟在於是其他若望再來幸早見我滇東西南三迤無少長賢愚同此心同此口固不獨太和諸子之惓惓於先生已也

大意欲其更進讜言不徒隨班舞蹈然此意頗難陳說故不得不雍容寬裕以出之玩其詞氣亦有古大臣之度

劉寄庵文録卷二

雲南寧州劉大紳寄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鄧夢錫松

飲秋水亭讀單紹伯李懷民昆弟詩記

乾隆癸丑二月余復至王子秋水亭飲酒亭西壁間羅古今書籍幾百卷余欲讀未見書王子以李夢陽評孟浩然詩見示且讀且飲酒浩然詩不爲鉤章棘句皆人意中語然久而益新無陳陳可厭之狀蓋王子詩所自出也（伏下論詩）復信手抽取三五卷初得二客吟繼愚溪詩又後蓮塘集則高密三李昆弟師友之作也三李者李憲

鴨懷民李懿嵩叔白李憲喬子喬也所謂石桐蓮塘少鶴三先生而其師則愚溪單先生宗元紹伯也三李詩受學於單卓然欲自成一家石桐嘗選訂唐詩主客圖分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自朱可久李才江以下皆客之（此書已板行）因名已與少鶴之詩爲二客吟窗之旁邑數百里間言詩者咸宗焉而其弟子王[illegible]焯熙甫（帶出二人）爲最當戊申秋熙甫應鄉試於濟南余與棲霞牟應震寅同自曹南至同客某主人之家遂相過從得讀熙甫詩時熙甫所手鈔主客圖在秋水亭屬寅同索之余因得汎覽焉又四年余自滇至京師晤熙甫而後知三李之詩與其人未嘗不歎其人不可得而見其詩亦不

可得而讀也蓮塘已矣石桐少鶴皆遠遊余且歸計此生未知終
極沉跌宕迴翔遒緬
得見與否而今乃以無意得其詩於秋水亭中而且以得師友淵
源之所自可不謂幸與王子詩學王孟不及張賈自爲正宗然與
以筆孟不同派也
三李議論齟齬以故此數集皆若未觸手者故無怪其然也憶余
初飲秋水亭時遶屋皆秋柳溪邊芰荷蕭疏映帶有逸致而今荷
錢未吐柳黃初試而已時序變遷人生會合往往如此顧予獨怪
王子宅畔逕曲而遥與前迥異又亭際多插藩籬若大有關者將
紗會　又添二人
毋秋水論詩之旨亦將一變耶蓮塘集有松嵐居士評甚悉松嵐
與余同氏名大觀同少鶴官於粵詩與書皆取法少鶴余在越廣

文灤源齋中見其書固邀趙往見而王子適從居士將治裝歸匆（仍緣轉）匆書一帖詩示王子余從旁讀甫一章卽定爲少鶴友也熙甫又（熙甫作結有纏綿不盡之神而先生愛才好士之心亦可想見）言膠州有某者爲趙堪高弟子余偶忘其名他日見熙甫當問而書之。

處淡心閒隨手牽扯無一非古人佳處世人只知愛鬧熱此等文字多不解讀廣陵散將絕人間矣

東南山中看桃花後記

余作夢遊記甫成而董子勿軒適至因與重訂遊南山之約余先至則於橋邊待勿軒勿軒先往亦如之次日晨食罷余約張子金門楊子耿光豆子价維含章同往金門以他事不果余同含章先至橋邊頃之耿光价維亦至勿軒遲遲乃至遂相與循溪邊垂楊樹下詣南山麓春色迷人不知所適客言東則與之東客言西則與之西直匪邃谷無不歷也少倦則藉草而坐枕石而臥日晡乃至南山北平岡下向之曲折往復散見迭出者至此始全攬其勝樹蔚攢簇其盛正而白不可少如雲之出於春山緜緜不絕谿谷逶迤而光彩煥發也如野燒之

延於空吸天動地無不驚駭也如江上晚霞浩浩蕩蕩與天相際也又如廣寒月殿奏霓裳羽衣仙子乘彩鸞文鳳而翱翔富貴人鬬奇炫異帳幔聯屬數十里雜陳人世難得之珍玩以爲戲樂也斯亦人間之大觀矣然吾觀山中桃花或數百樹而一區或千餘樹而一區種桃者固不一姓矣合之則見多分之則不陋而余輩（突開異）之時時縱遊其間者又不必一邱一壑之名爲已有也然則相天（境幽化子生者往往過之）下者亦若是焉斯已矣彗衆人之才以爲才其才乃全不必自矜其才也集衆人之德以爲德其德乃大不必自負其德也漢之黨錮唐之淸流宋之僞學豈獨諸君之不幸抑亦國家之不幸也吾

盡於看桃花而得相天下之道焉故書之以爲後記

慨然遠想文亦茫無畔岸

伏生子孫世襲博士記

國家褒崇先聖賢後自顏曾閔冉而下若濂洛關閩其嗣裔皆予
以博士世襲罔替隆重儒術昌明經學恩溥禮周於斯為備嘉慶
七年秋
天子復俞山東撫臣請以濟南伏生六十五代孫敬祖在鄒平者
為博士俾世襲縉紳大夫之徒青衿子弟之選莫不欣忭歌頌是
舉也上紹姬周唐宋有承炎炎盛漢光耀其間
聖天子優渥之仁賢大夫表章之義為千古所未有也雲南劉大
紳備員東土嘗以事過伏生里拜祠下祠中範授書像伏生南向

坐女西向坐鼂錯東向坐少下肅肅穆穆如際其時祠後爲墓祁阜拱環林木蓊蔚信靈爽所憑依也竊念暴秦肆阬焚之虐於書尤爲厲禁當時齊魯諸儒固無敢私挾偶語者幸而伏生以旣老之神明腹笥藏之否則雜然與諸子百家同歸煨燼矣然亦幸而伏生年九十不卽死鼂錯適以求書使至假使伏生死先數年使者來且數年後異日孔壁未出晉僞競作書之傳不傳固未可知也顧伏生豈無子若孫能誦書者乃寂寂無所見而煩九十老人口授其女以授於使者耶尙書不絶如綫吁亦危矣東漢明帝爲太子時受書於桓榮及卽位猶尊以師禮其後臨雍養老以榮爲

五更親割祖執爵而酳賜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生値經學盛行之後一佔畢諸生耳跡其行事不踰中人當拜老乞言之時亦未聞有所祖述以爲啓沃而明帝固崇異之如此若伏生者以其身存亾爲書之存亾者也書旣授而禮遇不及其門爵祿不及其

入於欺者亦此指料其不然一語拈出

石破天驚

子孫將所謂上焉者以黃老之治爲之君下焉者以刑名之佐爲之臣二帝三王之道載於書者固未嘗肄業及之求書受書始以是爲名也云爾非我　國家

聖君賢佐一德同心其誰能舉廢墜之典於二千餘年之後汲汲焉求其六十五代之裔孫而報稱之也哉今年博士將入覲相見

濟南大紳既幸親覩盛事又識博士敬述其大略誌之撫臣和公宗恂恂若諸生昕夕手一編不置蒙古人嘉慶十年六月初五日

前幅議論在人意中中後以後漢之於桓榮形前漢之於伏生以培出我　刱表章之隆尊崇之盛皆入所謂揚厲鋪張犖然躋唐德於盛漢之表者非耶

○○東南山中看桃花記

庚午閒居課子姪賦彩雲見南中飄飄然若漢武帝之歸大人也（以此作引篇中二見再見）一日有客持桃花相示曰東南山中千萬樹桃花齊開矣便攜所藏酒出東門詣何尼城數借張兄金門往先是旬日前與金門約以二月朔二三日往看桃花至是適二月二日而金門已扃戶出余嘗語金門天下閒人惟我與君二人耳今日閒人我獨耶念此外無可與謀者因屬其子趣之於山曰橋邊相待至橋邊綠陰如幄翠草成茵河水從西來清澈可見魚子坐石上望東南一帶層見疊出遠不可極非夙見之幾不知為桃花又將作彩雲觀矣金

門久不至於是遂獨往山中山中人皆相謂曰桃花待寄庵久矣（一待已伏下篇）每過一花樹下便徘徊不能去若可十數日留者顧私心欲盡覽其勝輒前往周旋曲折十餘里未能止行倦即坐坐即飲酒往日攜酒必二杯與俱一酌金門一寄庵自酌金門既不至則以一酌桃花一寄庵自酌每酌以三為節日未夕而寄庵醉桃花亦爛漫有酒態矣遂歸循支河隄柳陰中褰衣徐步時時迴覷久之如在天際去人已遠初過山口時東南望無桃花有堅石百十成羣作獸形作人形作禽鳥形亦有如門如星如亭如臺者磊落秀潤巧繪所不能圖也不數武而桃花見桃花不名一色非雲霞佳氣不

足擬之與梨花開植者掩映尤有殊致樹上時時有乾鵲見人則喜噪不止若爲桃花報答至者昔謝安石好爲攜妓之遊吾嘗謂秋冬山中剩枝敗霜梅英霏雪幽人高士孤吟獨嘯之時非伎樂所宜惟春風淡蕩桃李芳菲寶馬香車錦衣玉貌絲竹並陳謳歌四起乃相稱耳然名花灼灼妖人老子興已不淺亦無所用此爲予意欲化身千萬億使千萬億桃花樹下皆有一箇庵在呼之欲（樹物花一放若觀此何如水光嶽髮可視拔可謂同遊）出不可得則置千百大圓鏡印千百寄庵在千百桃花樹下豈非快事而乃僅託一詩一賦一記之間也毋乃渺小乎哉是日風拂拂不少止然桃花樹下未有一片作紅雨飛者歸道甸尾坡覩金

門猶不知其所之也

勝地清遊高情逸韻吾恨不隨從其後爲寄庵把盞提壺

東南山中看桃花後記

前記既成反復諷詠之恍惚若山中千萬樹桃花依依左右不忍去也於是有再往之思是夜枕上俟聞風雨聲悵然者久之竊自念余不負桃花桃花當不予負也曉起飯罷仍攜所藏酒過何尾城冀過金門焉至則金門未他適也遂偕往觀昨日所歷地幾過（逆之正文只）其半醉而後反（此三句）劉子曰桃花其有待者耶張子愕然曰何桃花之有待也劉子曰是固所謂爛若舒錦無處非佳者也然而待於目（奇幻）之光以生其華待於風之和以益其韻待於雲霞之變幻以盡其態待於山水之明秀以暢其機待於酒滌之而不滯待於詩若文

[illegible]

潤澤之而不鬱待於人賓主之而不孤也故吾之於桃花也若讀異書不終其卷不輟若嗜嘉肴不罄其筵不厭若求天下士不鄙閥閱之家不棄篳瓢之子通都大邑深巖巨谷無不物色焉惟恐有遺也遂之以觀其氣近之以觀其容合之使衆著其美分之使各盡其能其馳也若騖其息也若思故始之於山口橋邊也藉柳之陰以相爲廕庇也終之於陽巖山麓也倚桐之幽以相爲窈窕也幸今日之來則他日之再來而又若恨前日之不早來者凡以爲不負桃花之所待云耳張子忻然曰子之言是也歸而書之爲後記

再三加

丹旋轉與天然

迮出此句上分副是

不襲前文一字只從一待字中多方烘染先生於桃花可謂極情盡致而其文亦盡態極妍矣○自昔隱處退閒之士每好菊好梅好松竹而先生則獨好桃花集中文凡三見前一篇寫其貌第二篇寫其情此篇則專寫其韻無一複筆皆足補古人所無於此見先生之爲與人晩景彌强文筆亦極爛熳蘇子由所云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者固可於其嗜桃花知之矣

記瞽者渡

水有淺深緩急強弱險易之異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渡以舟而深如淺強如弱急如緩險如夷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及余經此渡而喟然歎瞽者實能見之不瞽者或未之見也渡在竹園邨至掤普中間上下往來幾千里過者日無慮數百人從未有議及舟渡者有瞽者過而惻然遂爲倡而羣和之人日積錢一文閱數年而渡以成利物仁也爲義勇也知克有濟智也一之間無敢設誠也瞽者非惟見水且見道矣嘉慶壬申三月納樓普生文光與余偕渡爲余言因記之或曰始瞽者聞有涉而

極恣作態

句疑有誤

拓出一層

溺焉者乃倡爲此而卒底於成嗚呼獨奮者聞之也哉

語淺意深末撰一聞字與前見字相應尤妙

趙忠愍公小像題後

前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天傾地坼賊入京師莊烈帝后殉社稷一時奮不顧身以死報國直起有力忠魂毅魄抑鬱淹沒久而始彰者昆明則有我侍御趙忠愍公公縣城東石虎岡人天啓丁卯舉於鄉端方有勇力由龍泉知縣擢御史巡視中城與賊遇巷戰白帽衕衕被執大罵賊不屈賊刀斧交下公首已離身猶植立不仆如生怒欲鬭也同時殉難臣范景文倪元璐諸公凡二十八人十九人皆遞邀贈䘏無有以公狀聞者顧不得與乾隆己未御史建水嚴溪傳公爲請始疏其事於 朝得 特旨易名予祭建祠祠在憫忠寺右額曰景忠憫忠

寺宋謝疊山先生盡節處也近日石屏任君棠邮尉南從其家宗得公大像置祠中衣冠瞻覗凜凜如生此小像乃公後裔春所寶者神采與大像無二初余至京獲拜公像欲爲長歌以獻繼見景忠錄中段浴川祈邵有泉岷兩先生作閣筆不復爲今者其何能默然恐終無以易而先生之言也竊謂人不能死則爲徒生人不徒生則必不死死者一日之氣數不死者萬古之精神蓋其人之身雖死而天下後世之人心必不肯死之則遂生而不死矣由公觀之

聖天子褒崇忠烈不閒異代賢侍御表章先哲克顯幽光固有天

地山川不能使之屈而不伸賢聖神鬼不能使之晦而不明者而皆公不惜一死之心有以致之人（發辭入被）奈何不死也夫甲申三月閒闖門請降上表賊廷稱萬歲者廋不過全軀保妻子爲富貴計耳然往往（魏藻德等皆是）戮辱及其身不免卽幸得終老牖下百年歲月亦瞬息易盡而親愛者痛惜公正者唾罵使（轉合題面）其衣冠面目偶遺人間直視糞土之不若誰從而肅拜之且歌詠之願附姓名於其後以冀不朽哉（又轉一層）

然而士固有奸險辟佞僞託忠義大言不慚夸炫無識者生當治平人亦或爲其所欺誑使其與公同時則涇渭清濁迥然異流矣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其可已矣義利死生其道一也必能分明於義利者乃能絕決於生死是固平日觀人之法余故因讀公像而附陳此義使偽托者足以奪其氣而箝其口公諱僎有二子長從德從公死次從耀即昆明春之六世祖也

言之洞然可以垂訓萬世

議論警醒足以振聾起聵末補出分明於義利一層尤佳

書勿軒上當事書後

月餘不見董子勿軒有言其閉戶讀唐宋八家文者一日來山房出其上當事書於袖讀既劉子躍而起曰此蘇氏之文也（從文字說起妙）吾目中久不見此種文矣何勿軒之善學蘇氏也蘇氏文善持論能策事可行於時出筆有精采意義曉暢無窒礙如鳳凰之翱翔也如卿雲之糺縵也如江河之來一瀉千里而不可遏抑也如良醫之視疾虛實寒熱因病立方投之即效非泥古而不宜於今也如名將出師既立於不敗之地而且能因人之敗以為功也蓋其心實有（必有如此心胸見地才許上當事書）見於天下治亂安危之故必如吾今日之所設施而不可以他術

進必即如吾今日之所設施而不可以異時俟者非徒以徵引爲博洽以揣摹爲飭練敷陳故事已也曩者吾發之籀之讀之有年而惜不能學之以爲文也甚矣勿軒之善學也且勿軒非特學其文而已將學其道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熊氏之學不得（特爲揭出）（人不敢否只坐不知此）爲聖其道則任之道也天下之道天下之人皆宜任之不以窮達異也不以崇卑殊也使吾爲宰相則坐論焉使吾爲侍御史則立陳焉使吾不幸而爲田父野老以終其身則長歌焉徒步焉其道一也不忍吾道之不行亦不敢舍吾道而徇人也熊氏不得爲伊

尹其心固志於伊尹者也以任爲學者也言未旣坐有客起而言曰子之言固然矣勿軒言之而當事者不之聽也則如之何曰凡人之言固將以冀人之聽而行之也非以吾能爲文借其人以爲吾文也且君子不敢以不肖待人而有菲薄之心不敢以成敗論事而有逆億之見惟恐吾言之而不中於道中於道而不可行於今耳苟其中於道矣可行於今矣何爲而不言也其聽之則生民之福也斯時之幸也爲知人之不聽吾言也客曰如非其分所當言何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天下有道之天下也勿軒非在位者也上不問而下强語之語之而

未必其吾從也此何爲也曰此士之所爲也夫覘士者視其道不可見見之於其氣唯諾者不肯言巽懦者不敢言惟直方不撓之氣充於中而後慷慨有爲之言形於外當靑靑子衿之時而能言者已如此吾烏知其對賢良之策不爲仲舒之天人上聖明之書不爲長沙之治安也進而爲天子股肱之臣司朝廷喉舌之職因事納諫拾遺補闕唐之魏元成陸敬輿韓退之宋之范希文歐陽永叔蘇氏兄弟吾烏知其不終身師之而不背而他馳也天下有仕而變其未仕之所守者矣未有未仕昏庸無知識及仕能自振拔而有爲者也士固患其不能言耳患其能言乎哉客曰懼其

賈禍也曰是固以君子之道進於人而非以小人之道進於人也且其道固近易可行今日聽之今日卽可行也而不必有莫殫莫究之疑也天下事在上者行之在下者言之嘗事固君子人也卽不聽而行之亦何至如吾子之所慮乎客曰吾恐人之終以為狂且妄也劉子愀然曰共然舉國皆狂不狂者狂使伊尹而與吾子（仍筆前文妙）並處一堂吾子亦必以為狂矣且狂固聖人之所與也吾黨二三人類皆得狂名於世聶曰張子金門既以口舌狂今勿軒又以文（體長心鄭重幹悠倒中之趣可知）辭狂狂何病乎天下事在上者不能言猶幸而在下者能言之千百人不能言猶幸而一二人能言之而顧以是為嘵嘵乎且其文

固蘇氏之文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必有知之者矣且不必天下之大四海之遠而已有知之者矣匆軒之言未失也

以草茅而上當事書在今日不以爲狂卽以爲妄妙在以蘇氏爲榜樣而以伊尹爲指歸則言之者固可無慚而聽之者亦可無憾士患言之不中於道中道而或不宜於今耳他何患哉○

寄庵以絕大之學絕異之才作令時稍見端倪而志不得展退而歸田絕口不談時事而偶有所觸遂不禁反覆言之如此蓋一片熱腸胸中實有按納不下處世有知者作韓文公諍臣論讀可也

書昆明周張氏殉節事

嘉慶十有六年閏三月甲申昆明周張氏死其死何曰殉節也其殉節何曰周張氏爲周翁重選國昆繼室翁死之後三日氏亦死也初氏以孤貧鬻於周翁與媼陳愛其賢也分任以家事事治及翁老且病媼遂勸翁納焉是時氏年甫二十有一而翁之年已六十有五矣翁病腸澼閒一二日而下氏以水蒸浴之而手親承矣每一遺浴承者四三氏不之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及翁病卒氏哀毀逾常人眾慰之曰翁家不貧汝年非少且翁三子暹昇景皆知禮義又素感汝之勤事翁也終汝身可無他虞氏曰雖雎之心

已矣死殉矣殯有期志益決而眾未之知也凡喪婦皆脫金玉簪珥之屬志哀也氏有二金環已付主者矣忽索之急曰將助喪葬費眾訝焉多方豁止之索之不已乃還其環氏遂翦環首之勾者合棗餳荷囊繫腰下而丸其二環不使人知潛吞之遂臥不起當祭促之祭氏但以腹痛爲辭眾亦不之疑也適時金毒發噎喘甚進以食飲不能下按摩之則痛欲絕醫至不知所由有見其囊中物者驚曰此金貝也其環勾之外無存者必吞之矣急治之無驗氏轉輾困篤不即死翁三子咸呼籲求氏生其戚屬有達者謂之曰知不可生矣不如成其志之爲愈也三子曰然則其死也宜何

書曰以殉節書可也氏聞之遂死蓋去翁之死裁三日耳三子殮而厝諸翁柩之側與翁同日殯同域葬焉初氏之甫吞環也憊甚面目憔悴非人狀及殮乃有笑容如生云殆所謂得成其志無憾即安者耶郡之人聞於大吏大吏飭有司給匾表門記檔入志如蓬者之所議曰殉節孺人焉既數年晉師制軍琅格勤公之姬陳以死殉公中丞以聞得　俞旨賜卹有加氏閭閻婦女固不敢望與閥閱伍然使當其時有以氏死殉事聞於　朝

天子聖哲必不惜破成格旌之何高門懸薄之分也今嘉慶十有八年去氏死且三年矣翁三子丐劉大紳輩十餘人以言彰之大

紳惟世之以身殉夫者或溺於牀笫之私或迫於名教之重或慮夫事變之紛起不可知雖慷慨之易不如從容之難而君子均有取焉謂是皆情激於中義奮於外足以愧世之婦貳其夫子貳其父而臣貳其君者而如氏也（如○兆○況○欲○才○足○系○過○應○有○之○文○）於是斅者一無所有則氏之志惟氏能自知之能自言之耳雖翁三子不能知而言之況他人乎往者卓都魏叔子禧死其婦謝跌蹼泥塗呼號連日夜不食積十有四日死南昌彭躬庵士望四拜主前稱爲女師惜乎氏之死大紳雖遲久而後知之也嗚呼自道之不明也愚如五代馮道自謂長樂不足責矣漢揚雄何如人彼固自負爲聖人者而乃劇秦美新作

符命也何耶盡如氏之以死殉夫也其有補於世道人心宜何如（筆筆轉筆筆深）哉是可書也氏之遇未孺人也然以氏之德則雖夫人可也何但孺人即何必孺人也今故書之曰殉節周張氏以見吾黨之重氏者不在孺人之有無也癸酉重陽前二日臨安劉大紳

此女甚奇文則敍與議俱曲盡

呂堰驛巡檢芷汀錢君傳

士不幸負伉爽之才，抱潔清之志，內之不獲爲天子近侍臣，外之不能膺封疆重寄，建非常功，立不世名，而屈首下吏，涸跡汙身，既已病廢老死不悔，而又以官卑秩末，不及與太常典禮，特書史冊，此亦可爲感歎唏噓者矣。若復不略次生平，使里氏表著中外，奕禩尚知有如是之君子而不遇，豈非後死者之責哉。余是以傳錢芷汀。

芷汀錢氏，初名允湘，易名允濟，字雲■，芷汀號也，昆明人。先世多達者，至芷汀而弱，由內館議叙銓授湖北襄陽呂堰驛巡檢，歷任

三年而引疾歸、盡嘉慶八年也、十九年又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一。芷汀之巡檢呂堰也、值教匪蹂躪之後、井里蕭條、農桑未遑、撫民之徒借波助瀾、日謀不靖、則召鄉好義者、精器械、嚴守望、禁榕之、於是民有攸居、流亡皆歸、苦乏食、則力請當道出常平倉穀、改糶為借、補助之、天雨雪、斷炊者數十家、則印券借米、振邮之、呂堰人皆以為錢君生我也、既又念兵燹之後、或鮮禮讓、則時時為詩歌諷諭之、冀丕變、適寺僧犯律、則罰其田百畝於驛之西北及南、設義學二、皆因佛寺為之、呂堰人且以為錢君不惟生我而成我也、有喧傳活神仙者、睯妖書邪劍、日可行數百里、治病不用藥餌、

扇扇之卽愈衆爲之惑則痛懲之不稍須臾惑以解蓋芷汀生平
恪遵孔孟家法有昌黎韓氏詆排異端攘斥佛老之遺此固其小
試者耳均州民上訟其官長某芷汀奉大吏命往察之未至其境
某使人以數百金賂於道卻不受歸以實告均州民得直棗陽縣
諸生爭訟久不決太守怒詰之曰汝謂我不能聽汝訟誰能聽汝
訟者生曰惟呂堰驛巡檢可耳遂以付芷汀訟乃息凡芷汀巡檢
呂堰時政事類如此然是皆非巡檢官所得爲者而芷汀顧爲之
襄樊開官何限僅一巡檢官耶芷汀雖欲不引疾歸也得乎哉芷
汀少讀書未成乃學畫及冠歷遊吳越幽燕兩河間而學大進乃

爲詩既歸惟以詩畫自娛閉門恥干謁富貴人罕見其面吾黨以爲尾閒高士第一云性孝友善事父母與其弟怡怡終身素嗜飲酒弟以飲酒得疾死芷汀痛之由是不復近酒劉大紳曰芷汀高潔名在昆華間余見其詩如其人畫如其詩重之然不悉其居官時事既得見所爲楚柝編益重之而惜其未遇也今年春輯其詩三百餘首授予論定既竣事抱以歸芷汀及門而芷汀死矣吾友彖化張小東登瀛爲芷汀傳有未備故復傳之小東以王文成之於龍場楊忠愍之於狄道方芷汀然忠愍固嘗官於朔而文成其後大功既立拜爵廕嗣芷汀烏能有此遭逢耶昔韓淮陰不爲大

將則匹麗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展其驥足若芷汀者當何所屬（絕奇議論）耶古有儀封人石門晨門近之矣然且不得以封人晨門終也惜（文知淡名要猶）哉

起一段便磊砢離奇中間敘事疊下則字最緊峭結尤神妙

盧氏兩節婦傳

嘉慶二十年乙亥六月十二日丙寅寧州盧兩烈婦趙范同時殉夫死趙華兮卿布衣履道女母魏范何苴關諸生恆女母張趙年長范二歲先於嘉慶十六年六月歸士藝生一女范之歸士俊也爲十九年六月士藝士俊從兄弟也是時寧州疫氣鬬作城內外多死者盧之家死者數人矣而士俊以八月死去初婚未踰兩月也方士俊之將死也范適歸省母家聞之急欲歸視其母止之曰汝獨不畏死耶范不可曰死生命也夫何可棄不顧耶其母不得已遣之歸而士俊已死范日夜哭不止趙方慰之無何而士藝亦

死兩婦年相若志相符皆誓不欲生然范婦姑在堂趙翁姑皆在女呱呱襁褓中義不可即死乃相約守節終其身同事紡織閉旦夕勤弗懈盧家亦聽之無異議今年五六月間有求再婚者數數至其家私相語兩婦置之若不聞也然自是足不踰門限雖母家召之亦以他辭不往也一日有說兩婦者曰爾兩人年少守節恐不終但有好處即爲爾兩人安置語未終趙曰女子一生父母安置一處足矣何再安置爲而云好也范曰我兩人生爲盧家婦死則爲盧家鬼耳毋多言說之者無以難慚而去（此笑難堪）有從旁竊笑之者兩婦退相謂曰是疑我兩人也我兩人既自信矣人顧不相信如

此耶懼且遁不如其死也遂連日同澣衣服皆極潔清燈下熒針黹什物氣逹比鄰兩婦卽死之志決矣而其家初不知也又以其言笑自若弗疑至六月十二日夜間家人聞范呼趙曰何遲也趙卽應之曰諾久之寂無語聞女啼聲不止呼之無應者起視之則

著色作所謂求得明去得白

月色常窗皎如白晝兩烈婦皆縞衣素履同縊梁間縊死矣趙年十有九范年十有七兩弱女子耳嗚呼烈哉范余女壻張孝廉復中甥女孝廉書兩烈婦事寄余欲爲作詩歌其子童子鴻章弔兩烈婦詩云同心二節婦覩死直如歸腸斷樓梁燕先秋六月飛又

一句詩什樣高不在公爲

云斷眉復斷眉同舟判吳越感此我常歎兩心一輪月盡之矣復

何盎乃次其行為傳趙舅諸生勲姑何范舅彩姑王於例得附書（鈎不漏）
初議再婚者至盧家兩烈婦適救金鳳花歎曰我兩人今日尚栽
花恐花開我兩人不及見矣皆泣下至是卒如言盧家乃同城𦵏
城西山麓距皖江若干步

論曰兩烈婦殉夫死烈同日同投繯死烈而吾州盧氏乃適得之
滇中罹疫災幾三十年死者數十萬人其間必有子死其父弟死
其兄者而余僻處孤陋未及見聞今年始聞昆明西𡍼徐文林病（類記法昌黎所云萃道）
疫將革其婦楊相嚮哭文林謂婦曰奈何徒哭為死即共朝夕耳（得體）
解腰間帶授之文林死遺其子甫歲餘婦日抱兒持帶泣卽於死

者再文林弟文桂以撫孤義責之緩須臾無死未及旬其子死婦乃以所授帶自縊死路南諸生楊春煦從其祖校官元宰仕宜良死於瘞婦張於其柩歸之日乘閒自縊死宜良諸生彭文煥子大宗婦洪於大宗死日若黃治殮之時自縊死今又聞兩烈婦行事以余所見死瘞之家骨肉不相視親戚不相過安之若固然者比比矣兩婦乃能矢死守弗背去瘞亦不能死之而卒同縊死以自殉聞可不謂之烈婦人乎世言神司瘞鬼憑縊明者固不道要其為禍敗之至有不可禦者然如兩烈婦則敗之適成之禍之實福之矣兩烈婦成其禍其夫因以成其禍其父母舅姑亦且因之豈

劉論死酸悲裂

眞有鬼神使之然耶或謂范始爲謀趙從之范年少於趙固勝趙

嗚呼此流俗之言也夫士君子家國之際尚有始相約繼相背者嗣胡尚不免此

迨其後富君貴且自幸其不死者有兩烈婦有死無二不先後時此

其人直當於張許文謝奇男子間求之徵珪溥質對之有慚色矣

而尚煩擬議較量於其間哉

書法謹嚴論尤痛快

啞孝子傳

孝子無姓名人以其啞而孝也謂之啞孝子亦不悉爲何里人昆明人以其爲孝子也謂之昆明人孝子生而啞不能言與人處以手指畫若告語者人或解或不解也性至孝有母年已老饑寒皆心先喻之（所謂先意承志）不待母言也家無食乞人餘以養有所得必持歸陳母前俟母食然後食母未食不先食也母偶悲怒則嬉戲拜舞母前母歡娛如初然後已母無他子只一啞孝子見孝子啞始亦悲傷繼而且安之久之且以爲勝不啞子也有食瓜者（實以一事）見孝子立於側與以餘持之去食瓜者因素聞孝子之食必先母也躡其後驗之

信然乃大駭服已而母死鄉人方議醵錢斂孝子蹶然起牽鄉人衣至一井邊數數指水中衆訝之姑引繩索下視則得錢纍纍凡（寫一時衆情）母之衾若棺與凡埋葬之費皆具不知錢所自來也或曰孝子日（議之如見）乞歸必投一錢於中積之久矣或曰非也天以是賜孝子也既葬（妙論純用不色語尤）母即遠遊不歸或曰孝子且仙矣嗚呼孝子而不仙不孝子而願（佳）仙乎孝子之仙無疑矣然吾謂非獨孝子仙也即其母亦非常人夫父母於子期之才智聰明功名富貴常也才智聰明功名富貴矣然往往任其辱身賤行貽父母羞而亦安之則大非矣母能安孝子之啞而孝子能以啞而孝見於世是母是子豈易得者哉是

貢藏子予淳太和李子於陽皆有啞孝子詩詩足傳矣紳故倣陳鴻例爲之傳嗟嗟紳固不啞者視孝子愧多矣孝子事在乾隆年中藏生云嘉慶丁丑九月三日

敍議皆歷歷可喜中間插三或日尤佳

昆華聯吟集序 附錄

成都楊子蓉渚以江西縣令于役滇南歸有日矣太和楊子嶰谷彙其游覽山川友朋贈答之作爲一編以志一時會合之雅先書二百里外屬余序蓉渚先世固太和諸籍以是入滇即與嶰谷友善因嶰谷友即圃因即圃友余皆相善也初余以二月間與即圃來昆明蓉渚顧余於逆旅不遇余往報亦不遇頃之相見於嶰谷藥室蓉渚氣靜神恬恂恂下人才敏學優弱弱若無能古人言黃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字與春皆深交知此言誠確）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令人自醉今乃於蓉渚見之矣余將歸之前一夕宴於其館舍

座者爲王君樂山李子古坡張子葛民楊子丹亭錦橋阿子象山與嶰谷賓主九人余與樂山老已至蓉渚撰杖結襪情文過禮冀留信宿匆匆去而余於亥晨即歸蓉渚悵惘不能自已也後復來乃大喜朝夕饋問不絕一日招飲潛令畫史寫予及樂山像將以作圖昔唐常建冒雪入京師王維圖之又爲孟浩然作圖古今傳爲美談蓉渚深致不減摩詰余雖何人敢望孟常二公耶余既歸而蓉渚亦請假返成都與葛民同路行八月中遣價賫圖至郵舍且訂晤爲昆華之遊先是蓉渚與嶰谷鈕子寶齋王子華樓僧永覺放舟近華浦上大觀樓又與嶰谷丹亭錦灑浪璧宿鏡心亭過太

華華亭兩寺登山臨水與到詩成余皆不及與至是復不能踐約也顧雖偏隅遠在京師萬里外然自入版圖來學士大夫馬跡帆影亦自不乏而求其照耀山川變移爽類易世而後稱道不衰則惟新都太史楊升庵一人而已今蓉渚乃能繼之蓉渚固蜀產又適氏楊天下事正非偶然哉顧念太史當日戍臣久謫行幾忘返昆華諸洱不相遺棄其紀遊諸詩文載在集中而如中溪宏山周山諸君子雲從景附賡詠和歌亦自班班可考竟未有彙為一編使人展卷而即見一時友朋之樂文辭之盛如嶰谷所為者則此較撫遺墟矣然使蓉渚志滿氣盈侈然自足不下里門罔恭桑梓

必不與嶰谷諸子往復又或踢檢踰閑狎昵惡少博綴喧呼倡優雜沓諸子不屑一過其門此編於何有也及是將歸矣猶欲余尋（提接上段）前盟屬嶰谷作詩相邀娓娓數百言讀之神色飛舞此身已如到（曲終奏雅此老成之所以爲出塲）苕溪城郭間矣繼而思蓉渚非復遊人也治地方百里生民幾萬人無老無幼倚爲父母賢勞公事勢不可離方其來時牽衣把袂計程數期日月易邁兩歷寒暑遲遲不歸負鳩杖竹馬之望何也且禮君子不盡人之歡姑留此有餘之緣爲後會計是豈不可於是余不果往而蓉渚於十二月四日載此編行矣惜郎園先裴湖露不及見此編之成而余與諸子或長亭進酒或遠道贈言踢闌

疊奏竟少一人矣不待聞笛心傷撫琴淚下而有不堪回首者矣

又多此一編在耳目間憂來哀至何時斷絕也雖然卽使無此一

編而余與諸子其遂無離別之感也哉道光七年丁亥十二月乙

亥臨安劉大紳序時年八十有一在高茶碧西樓

恨不能飛去離亭酒共斟梅殘還折柳淚佳更傷心序次新詩卷

迴翔古翰林願將身化雲孤館照長吟

歷落敍次通篇純以神行而中間議論一段尤暢以八秩高年

與會淋漓如此袁倘齋豈足道哉而予因見此文遂索其集選

入　國朝四十家中亦可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矣